

25 患難夫妻

傑克和瓊誰都沒有說話，他緊緊地握著方向盤，猛地踏一下剎車，將雪佛萊汽車慢慢地駛過U型轉彎處，瓊凝視下面怪石崢嶸的峽谷，被嚇得心驚膽戰。

她指著遙遠天邊說：「這兒一切都是死的，只有老鷹在天空盤旋，我們還要在這裏等待多久？我簡直要受不了了——」

傑克打岔地說：「我們要等到我說該走時就走，我知道這種事要多長時間才能保證安全，你不知道。」

「是啊，你總是非常精明，精明到非幹掉那個看守不可，害得我們在這個荒山野嶺蟄伏了這麼久。」

他的雙手握住方向盤，「我弄到了十萬元，不是嗎？我想你一定很高興與我一起花。」

「那要逃得掉才行，」她看看手中拿著的空汽油桶，「我對穿工作褲和採草莓簡直是討厭透頂。」

「那總比判死刑挨槍子兒好。」

他繼續朝前開，心中暗想：「如果我一個人單獨花掉那筆巨款，該有多好！誰需要她的嘮叨不停和埋怨？再說，一個身懷巨款的男人，怎麼會再稀罕這個黃臉婆。」

行駛兩里多的路後，從泥土路上了高速公路，路邊有家破舊的雜貨店兼營汽油，和一家商店。這時候還很早，和平時一樣，沒有別的车辆。他計算的時間很準確，瓊沒有想到，可他想到了。

他從店裏出來時，拎了一大袋雜貨，和一袋碎冰。然後看了一眼路旁的指示牌：「底本斯機場，七英哩」。然後，急步走向酒鋪子。

「給我一瓶波恩酒。」他說。

當店主給他拿酒的時候，他給機場打了個電話。接電話的是一位非常溫柔的女性，不像瓊那樣凶巴巴的。

「今晚十一點飛聖東安尼的？有的，我們還有一個空座。到三號窗口買票，請在十點四十五分之前來購票。」

當他走回汽車時，咧開嘴笑了笑。明天，墨西哥，就可以享受美女和美酒了。瓊在路邊等候，她接過冰袋和雜貨袋，「我想和你進去一次，只一次！」

「你知道警察正在尋找一個矮個子和一個金髮的婦人。」

「那麼下次我不陪你來了。」

「隨你便。」

傑克沒有再說話，一直到那U字型轉彎處，他說：「這車有怪聲，你聽到了沒有？」

她投給他輕蔑的一瞥，「如果我不是一直在修理它的話，這車早就跑不動了，

出去，我來開。」他們換了座位，由瓊開到山上的一座破舊的小木屋前。

傑克去取酒，瓊拎著雜貨袋進入屋子。在進門時，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但他沒有看見。

吃過午飯，他回到臥室午睡。三點鐘醒來後，他決定實施他的計劃。取出波恩酒，加了冰塊，調成瓊喜歡喝的兩杯，當他把酒送給她時，她臉色顯示她略微感到有點意外，但她沒有說什麼。

他們坐到屋後的長凳上，瓊微彎著腰，呷著酒，看著三里地之外的小鎮上停靠的火車。她說：「他們一定停止搜查我們了，已經過去四個星期了。」

「他們永遠不會停止，」他說。

「再有兩個星期，我們也可以搭乘那列火車。」

「我也希望如此。」說著，伸手取她的空酒杯，進入了小屋。

「這次別給我倒那麼多了。」她在他身後喊道。

他癡笑著，反而比先前倒的還多。然後把自己的那杯倒掉一大半。當他把酒送給她的時候，她說：「這是最後一杯。」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，她對第四杯酒沒有拒絕，五六杯下肚，她步履不穩走到桌前，拿起整瓶酒。

天黑時，她醉倒了。他搖她，但搖不醒，於是讓她躺在長凳上，自己到裏面，移開餐桌，拉開地板，拖出一隻皮箱和一隻圓形布袋。

他驚奇地看著那隻小袋子，他說：「為什麼把她的行李放在這兒？」

他提出了箱子，然後才明白，原來箱子是空的，她把錢移到她的袋子裏，怪不得下次她不和他去雜貨店了。去購貨的時間，正是趕上九點鐘的火車的時間。

他大笑著，將錢放回他的箱子，刮刮鬍子，換上他筆挺的西裝，將箱子扔在汽車的前座，發動好汽車開始下山，他興高采烈，快樂無比。

行至U字型轉彎處時，他猛踩剎車，他的臉色頓時蒼白起來，汽車開始快速地向後駛去，衝出路面，凌空飛起，他尖叫著向下飛去——。

----- (完)